十堰日报 SHIYAN DAILY

千层底 慈母恩

■ 杨荣彬

衣柜最底层那只红木箱子里,静静躺着一双千层底布鞋,鞋底密密麻麻的针脚,像极了母亲手背上纵横交错的裂口。母亲离开二十多年了,我总觉得,她把一生的心血,连同最后一口气,都一针一线纳进了这双鞋底。盈盈泪光之中,我仿佛又看见母亲银针掠发,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身影。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全家九口人的生计,沉甸甸地压在父母肩头。母亲肩上担子更重:上要侍奉年近八旬的太奶奶,照料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下要拉扯四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添置新衣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但母亲却坚持每年给家里人做一双合脚布鞋。

每逢晴好天气,母亲便卸下两块大门板,一遍遍擦洗干净,放在院中晾干。随后熬上一盆浆糊,淡淡的米面香气漫过小小院落。做鞋的工序就此开始:先铺一块宽大粗布打底,再拿出平日里积攒的碎布头、旧衣边角,一块块抚平,蘸着浆糊一层层裱贴。一层布头,一层浆糊,裱够数层达到一定厚度,就放到烈日下晒得干透紧实,这便是千层底的坯底,我们叫背裱。

等背裱彻底晒干变硬,母亲取出珍藏多年的鞋样,仔细比对,裁剪成型。往后无数个白昼与深夜,她就坐在老屋窗前,一针一线纳鞋底。母亲当年陪嫁的竹编鞋篮,常年摆在桌前。篮里装着她视若珍宝的纳鞋家什:磨得锃亮的顶针,光滑顺手的锥子与针拔子。还有一本泛黄卷边的《解放军画报》,书页层层对折,里面夹着太奶奶、爷爷奶奶、父亲,还有我们姐弟四人从小到大所有的鞋面、鞋底纸样。每一张鞋样,都被她小心保存,经年完好。

纳鞋底,是最熬人的功夫。粗麻引线,千针万线,步步都费力。母亲低头埋首,银针穿梭之时,偶尔勾住额前散落的碎发,青丝随银针轻轻扬起,又缓缓落下。夜深人静,整个村庄陷入睡眠,唯有麻绳穿过布层"嗤嗤"的声响,伴着银针起落细碎的动静夜夜入梦。母亲纳出的鞋底,针脚笔直匀称、疏密整齐,一如母亲为人,端正坦荡、一丝不苟。鞋底纳好,用白布条仔细包边,再上黑色灯芯绒鞋面,锥子、顶针、针拔子轮番上手,将鞋面与鞋底牢牢合在一起,最后用擀头撑上几日,一双千层底布鞋才算完工。

长年累月的针线劳作,磨糙了母亲的双手。每纳完一双厚鞋底,她右手掌心总被麻绳勒得通红僵硬,拇指、食指布满深浅裂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的双手从来没有光滑的时候,可她从不肯停下。一家九口人,年年要换新鞋:老人要软和贴脚,孩童要结实耐磨。她忍着十指剧痛,日夜操劳,用一双伤痕累累的手,为全家纳出岁岁安稳、步步温暖。

年少懵懂的我,曾辜负这份心血。上学路上贪玩追逐,不慎弄丢一只母亲熬夜纳好的新布鞋。回家之后,我惴惴不安,等着挨训。可母亲没有一句斥责,只是急得眼泪滚落。她顾不上吃饭,紧紧牵着我的手,沿着放学小路往回寻找。乡间小路坑洼不平、野草丛生,母亲用焦灼的目光一寸寸搜寻路边草丛,不肯放过任何角落。一路寻寻觅觅,终于在荒草里找到那只鞋。看见布鞋的那一刻,母亲紧绷的脸才慢慢舒展,她捡起鞋紧紧攥在掌心,小心擦净泥土,仿佛寻回失散的孩子。那时我尚不知一双千层底布鞋要耗费多少心血,只记得母亲酸涩的眼泪,悄悄落在我的心底。

刚上初中那年秋日,全县多所学校联合举办运动会。年少的我敏感自卑,嫌千层底布鞋土气,怕被同学笑话,闹着不肯去学校。母亲轻声安慰我:"给我一点时间,一定给你买一双漂亮的回力鞋。"两周后我放假回家,窗台上果然摆着一双崭新的回力鞋,大小刚好合脚。后来奶奶告诉我,那半个月母亲每晚去大队养猪场剁红薯藤,一分钱一斤,每天要剁上百斤,双手红肿,吃饭连碗都端不住,才攒下十五元买鞋钱。捧着那双鞋,我鼻尖发酸,万般滋味堵在心头。

岁月流逝,我们姊妹几人慢慢长大,相继婚嫁。大姐出嫁时,我刚参加工作,弟妹们还在学校读书,家里负担依旧沉重。母亲早早开工、日夜赶制,提前为大姐、姐夫各缝制一双千层底布鞋。她说千层底布鞋踏实耐磨、透气吸汗,穿着这些布鞋,希望孩子们往后行路安稳、岁岁平安。

令我终生难忘的,是母亲心底的善良与感恩。当初姐夫的大哥大嫂上门商议婚事时,父亲在堂屋待客说话,母亲悄悄估量出二人鞋码大小,连夜赶制了两双大号布鞋。我满心不解,悄悄劝她说城里亲戚条件好,未必看得上手工布鞋。母亲轻轻叹息,目光温柔。她说姐夫幼年丧父,全靠大哥大嫂拉扯长大,长兄如父,长嫂如母,这份恩情重如山。母亲低声叮嘱我:"做人不能忘本。这鞋不值钱,却是我们家最真挚的情意。"那一刻我才懂得,母亲纳的从来不止鞋子,是善良,是感恩,是立身世间的风骨。她把自己低进尘埃里,却将恩情举过了头顶。

此后姊妹成家,无论距离远近,母亲总会提前数月熬夜赶工,为在外的儿女备好两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奔赴前路,一双守护余生。朴素针脚里,藏着母亲的无尽牵挂与真诚祝福。

天不假年。2000年底,噩耗突至,母亲确诊肺癌晚期。无休止的咳嗽咳血,一次次手术、放化疗,把原本坚韧的母亲折磨得形销骨立。我们四处求医,倾尽所有,终究抵不过病魔无情。

母亲弥留之际,执意要回老屋。她眷恋这烟火旧居,放不下心中牵挂的儿女。我守在病床前,看着她气息微弱,心如刀割。母亲缓缓睁开眼,泪水无声滑落,轻声嘱咐我:"替我跟你弟弟说一声,妈对不住他。等不到他成家,再也做不动布鞋给他和未来媳妇了……"

母亲操劳一生、奉献一生,一辈子为全家缝补纳鞋,从来舍不得善待自己。走到生命尽头,心中最惦念、愧疚的,竟然是没能给小儿子做完最后一双布鞋。

母亲离去多年,当年那只竹鞋篮、泛黄的画报、磨旧的顶针被我妥善收藏,一双双千层底布鞋静静地安放在衣柜深处。层层叠叠的旧布头,是清贫岁月里留存的暖意;密密麻麻的针脚,是母亲倾尽一生的疼爱。我轻轻捧起布鞋贴在胸口,仿佛仍能触到母亲掌心的余温,耳边似又响起深夜里麻绳走线的"嗤嗤"声响。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儿,站得稳呐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母亲用一生光阴,把疼爱纳进针脚,陪我们跨过生活万千苦厄。这份藏在千层底布鞋里的深情,早已融进骨血,历经时光沉淀,愈发厚重滚烫。往后余生,我愿带着母亲留给我的善良与坚韧,心怀感恩、稳步前行,不负岁月,不负这深似山海的母爱。

一个人的星空

■ 魏荣冰

屏幕上浮动一整片星空,夜色深邃,星辰闪烁。邻座的女孩闭着眼,耳朵上挂着耳机,平板电脑支在她的腿上。耳机隐隐传来马修·连恩的《布列瑟农》,带着沧桑感的男中音,深情追忆一个繁星缀满苍穹的意大利小镇。

地铁正驶离广埠屯站。坐在她身边的老者,专注地盯着女孩的屏幕。周边的乘客低头盯着手机,那些异域的事件与风景,那些近在咫尺的叮咛与絮语,在每个人脸上投下一小块光斑。

我从光谷广场站下车,从地下通道走到地面。抬腕看了一下表,下午五点二十。阳光洒下一地炽热,流动的人群行色匆匆,汗水浸出来,衣服贴在前胸后背,宛如挂着一幅打湿的壁画。我转身走进街边一家商场,中央空调送来阵阵凉气,身体像一块烧红的木炭,被浇上一瓢冷水,体表冰凉,体内灼热。

商场六楼设置了一个密闭空间,椭圆形平台上摆放着一台星空投影仪。操作员身穿宇航服,按下按钮,关掉照明灯,屋顶顿时出现一片星空。几个年轻的父亲母亲带着孩子,一起观看星空。星星闪闪发光,一颗流星轻轻划过,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操作员指着穹顶,依次指出猎户座、大熊座、天琴座,绘声绘色地告诉孩子们北斗七星是神仙舀酒的长勺,谁先找到斗柄,就奖一颗星星。几个孩子望着屋顶,争先恐后地说自己找到了斗柄。

我逛到商场顶层,在影院看了一部正在热播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久远的年代,克制的叙事,让我沉浸在"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的纯净意境里。从商场走出来,眼前升起一片灯光的海洋。霓虹灯变幻魔幻的光彩,车灯、路灯编织流动的光河,江滩、公园和那些宛如大地之眼的窗户,全被灯光点亮。我的眼睛有点发涩,银幕的光还驻留在视网膜上,我从阿嬷的眼镜反光里看见那个遥远的小山村。

村庄名叫后印,藏在秦岭南麓的褶皱里。海拔一千五百米以上,山峦连绵起伏,巨石随处列阵,青冈树、红椿树与披着一身锯齿叶子的刺叶栎长满房前屋后。风是这片土地的孩子,在每一道山梁上踩下脚印。天空总是一片瓦蓝,偶见一只鹰掠过,像是准备擦掉天边的一小朵乌云。玉米地、麦田和菜园,环绕在老宅的周围,空气中弥漫着小麦灌浆的清香和薄荷浓烈的气味。

当虫声像豆子一般滚进院子里,一家人迎来一天中最闲适的时刻。我们坐在稻场的石墩上,父亲讲述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故事,讲到关羽放走曹操,他自顾自地在石墩上拍了一巴掌。母亲摇着自己用苇草编织的扇子。这时,银河升起来了,星星挂满天幕,散发璀璨的光芒。母亲抬头看着天空说,天上的星星虽然离我们很远,但都管着人间的事,启明星是用来计算时间的,北斗星是给夜行的人指路的,牛郎星、织女星是管姻缘的……父亲也不讲三国故事了,他说天上住着星星,就如地上住着人,星星是神仙的儿女。这时,有一颗星星从天际滑落下来,父亲说这是哪一颗星星触犯了天条,被天帝贬谪到凡间来了。

大家陆续回屋,我独自坐在院子里,抬头望着星河。天上的星星有明有暗、有近有远,组合成各种不同的图案。每颗星星都眨着眼睛,它们似乎也在观察我。星空高悬,微风拂面,不知不觉中露水沾湿了我的衣襟。无数个夜晚,我就这样独守着一片星空,放飞一个孩子的梦想。

乡村的每一片草叶上都停泊着我的童年时光,可我还是选择进了城市。我住的房子位于小区一期工程的五层,后来的几幢都建成了摩天大厦,白天将阳光切割成斑驳的碎片,晚上楼体轮廓灯投射巨大的光影。到楼下公园散步,各式景观灯给花草涂上一层油画般的光泽。有时天气不好,空中浮动一层尘埃,从楼栋缝隙看出去,远处的山峰只剩下一圈模糊的弧线。每天打卡上班,被固定在一个工位上。下班后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回到家里,拉上厚厚的窗帘,泡在手机、电视与家务里。有时候我会想,在消费文化的巨大投影里,人是不是活得只剩下一副面孔了。

奥斯卡·王尔德说,我们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不知为什么,人们习惯将星空与荒凉联结在一起。似乎只有跑到村野、草原、高山甚至沙漠,才能找到星辰的祖国。有的人嫌地球离星空太远,畅想着能像圣埃克苏佩里那样,一生驾着飞机在星辰间穿梭。一次,微信朋友圈刷到友人从草原深处拍到的星空,岑寂、唯美,充满诗意。好久未看见星空了,我抑制不住冲动,拉开窗帘,从楼栋间努力远眺,只看见一片灯光点亮的狭长低空。心中怅然,良久无语。

前段时间路过西安,逗留了一天,晚上几个好友在未央路一家酒馆小聚。人到中年,平日各自忙碌,很少有机会聚到一块儿。在这文风鼎盛之地,那些日常的软件聊天、手机问候,都抵不过痛饮几杯老酒。于是有人撺掇:今天晚上一律关掉手机,忘掉人间事,不醉不归!几杯酒下肚,大家打开话匣子,说职场见闻,吐心中块垒,至夜深方散,返回下榻的酒店。

一个人走在空旷的大街上,想及"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心中一阵感慨。我举目望向夜空,天空是暗红色的,好像什么也没有,我又仔细看了一会儿,突然从一幢高楼的上方,出现了一颗星星,接着又出现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看到了星空,似乎有点遥远,甚至有点暗淡。我久久地凝望,不愿移开视线,仿佛一低头,它们便会立刻消失。回到酒店,脖子隐隐作痛。我揉揉脖子,思绪还萦绕着古城的星空。星空一直悬在高处,星辰一直都在闪烁。只是我们整日埋首人间,已经忘记了仰望。

从西安回来,一个诗友微信留言。他说想写一首仰望星空的诗作,一直找不到灵感,想约几个朋友去新疆喀纳斯看星空,问我有没有兴趣同行。我心有戚戚焉,奈何事务缠身。诗友叹了一口气,说能理解,人到中年,时间薄如纸片,哪能说走就走。辜负了诗友的一片心意,心里空落落的,可转念一想,总有一片星空,自你儿时第一次仰望,就挂在你的心里,时刻等着你去叫醒它。

这几天,一堆事儿凑到一起,有点心烦,想找个地方单独待一会儿。妻儿都不在家,吃完晚饭后,驱车来到城郊一个山顶公园,躺倒在草地上,一片浩瀚的星空挂在头顶,几乎触手可及。我静静凝望着整片星空,今夜,它似乎只属于我一个人。听说每个人都能在天上找到一颗属于自己的星星,不知道我的那颗星星,现在正升起在天穹,还是刚爬出北半球的地平线?

星星不会说话,它安静地看着人间。

最忆是陋巷

■ 肖江

郧阳区的秋,有一种醉人的美。秋风盈满整个小城,街边的香樟树叶"哗哗"作响。我走出宾馆大门,冷冽的秋风拂面,竟生出些许寒意。有雨沫在飞,似牛毛,又似细密的油,轻飘飘地落下。

汽车在郧阳区城区拐来拐去,新老建筑一一在眼前掠过,消失在身后醉人的秋风里。我还没看见九里岗桥,雄哥已在一个窄仄的巷子里泊好了车,催促我们下车。

这是年代久远的偏僻陋巷,地上的水泥路崎岖蜿蜒。巷子两旁都是做生意的门面:字画装裱店、理发店、裁缝店、钟表店、杂货铺等。许是天色尚早,又或许秋雨所阻,每个店铺都冷冷清清。

这种古朴的街道于我来说,有种特殊的魔力。每走过一座城市,我都会孤身前去寻找这种老旧且僻静的街巷。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更好留存当地的人文习俗,人间烟火气才会更加浓郁。

走上十几级有些破败的台阶,我们走进一座横向的老旧屋子里。门口没有招牌,一个偌大的烙饼机氤氲在满是馍香的雾气里。一位五六十岁的大娘把拌了葱花的鲜肉馅放进面皮里,一拧、一按、一擀,再一个侧身,一个馅饼就放进烙饼机了。动作娴熟,忙而不乱。

走进这家不起眼的小饭店,十张方桌座无虚席,师傅们捞面的捞面、打汤的打汤,舀酱放料一气呵成。顾客进进出出的喧闹,与邻近铺面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

或许职业习惯使然,每到一处吃饭,我总会悄悄留意厨房与前厅的卫生。眼前这家小店,客人一波波过后,卫生依旧入得了眼。

四下打量一会儿,他们已点好餐。热干面先端上来,芝麻酱上撒了绿中带白的葱花,热气一激,芝麻酱的香气混合着葱香,再来一小勺红艳艳的辣椒油,淋几滴香醋,搅拌一下,让人食指大动。没吃两口,饼子端上来了。色泽金黄的饼子被切成四块,馅料色美且油润。咬一口,浓烈的葱香、油脂香瞬间填满口腔。皮薄馅足,外酥里软,和母亲做的馅饼有得一比。吃过许多饼子,只有在我的故乡郧阳区,才能吃到如此正宗的饼子。

热干面量足,饼子个儿大,最后上的清汤份量也不小。清汤呈略微的奶白色,汤里有薄薄的面叶儿,透亮的那种。汤里胡椒放得重,只喝了几小口,额头已然见汗。喇叭兄"哧溜"喝了一大口,神情无比满足。"好多年不来,还是原来的味道啊!"他感叹道。

面叶儿爽口,葱花和香菜末的香气冲淡了胡椒的辛辣。我细细品咂着兄弟们念念不忘的清汤。这饼,这清汤,真不错!

"那肯定错不了,我这么爱吃的人,不好吃我能带你来?"雄哥头也不抬,边啃饼子边回应。那些年在郧阳区做生意,每隔两三天,他都会骑着"电驴子"来这儿吃早餐,从不间断。

屋外的雨大了起来,九点多了,来吃早餐的人依然络绎不绝。我们准备离开时,一句稚声稚气的郧阳话响起:"老板,给我来个饼子、一碗清汤,一会儿走时再每样打包一份。"我们扭头看去,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正收起雨伞,冲收银员老练地点单。

无论离家多远、离乡多久,故乡根深蒂固的味道永远停留在心底,滋生出一种叫"乡愁"的东西。若干年后,如果这个小小少年离开故乡,我想他一定会记得郧阳区这条陋巷,以及陋巷馆子里的饼子和清汤。

走出店门,门口做馅饼的大娘热情地向我们告别,用熟悉的乡音叮嘱我们慢些走。我回头看了看这家没有名字的低矮小店,尽管它有些老旧,却留住了郧阳这座老城的烟火气息,在城市不起眼的一角坚守着故乡的味道,为那些返乡的游子抚平一抹乡愁……

兄弟几人下了台阶,转身冲进萧萧秋雨中。这寻常的巷陌,藏着兄弟们的青春记忆。即便以后白发苍苍,这个巷陌依然会让我们莫名地怀念与牵挂。

且回首,调转视线,我和兄弟们在雨中肩并着肩,大步走向停车的地方。这一刻,我们仿佛还是那个二十多年前的少年……

再见,陋巷!

文言游记
十堰日报编辑部 阙里书院《文思》编辑部 联办

游南山寺记

■ 李浩辉

余幼尝从祖母游丽山。丽山者,化州之极崇,亦古迹繁会之地。山之西麓,林海蓊郁,平畴千里,有南山寺在焉。昔每登丽山,辄往谒之,后累年不复至。今岁得暇,思复往参诣。

取道沙塘岭南,经镇安乡路而行。岭南无凛冽风寒,时虽初春,草木秀润如盛夏,沿途鸣禽纷起,声乱林峦。行数里,抵山门石径,由之上,见牌坊巍峨,琉璃青瓦,须弥白座,额间金书"南山寺"。度门而入,有石池,圆可半亩,甃作灵芝状,环以石栏。人传乃万历旧放生池,然文献无征,未敢遽信。池中立一石叠屃,形伟而态憨,张口南向,若含息吐气。游者往来,多投铜钱于上,铿然之声不绝。复循两庑而北,庑外老榕连荫,垂须如眉,树龄皆一百二十有余。稍北,东折而至天王殿,殿下垒石为磴数十级。蹑级而上,始睹梵宇之全。南北殿宇悉经新葺,宏构聿兴,占地百余亩,重檐叠宇,庄严藻饰。往来梵客横衣披披,摩拂噜呷。行香篆间,隐隐霭霭,若造诸宝刹。入殿,四天王巍然矗立,高逾丈许,金甲煌煌,威仪凛凛,镇于梵宫,足以禳却邪祟。

出殿北行,殿制愈宏,僧众愈夥。历梯四十级,乃至大雄宝殿。殿踞冈阜缓坡,遥对西南诸峰。凭栏远眺,群峰奔列,状若骢马之将骜,举其尻,俛其项,夤缘而北其势。山麓村墟阡陌,隐若微茫。余徘徊久之。闻昔范祖禹尝幽栖于此。范公,宋之名臣,因直谏而谪于此,今人犹传其识橘之谈。既而回步,复陟北岭,石磴益峻,林木弥繁,多樟、桉、槐、桕,独无桧柏。路尽处,达祖师祠,至是庙宇之穷,然亦山之绝顶也。祠前树碑,近代所立。读其铭文,方识寺之肯构,为今起于荒残灭没之际,盖斯自前朝,法门凋敝,旧迹澌尽无存。然考寺之兴废,肇自盛唐,间朝市改易、人世枯荣,而青山恒在。寺之兴毁,果何为哉?虽然,今承宽仁之政,续绝兴废,此寺得以绵延,固自有故。放翁诗云: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而今寺之如故者,其所已为之者?抑其所以为之者欤?

【作者简介:李浩辉,生于二零零四年,广东茂名人。阙里书院文言写作班学生。】

秋天的野菊花

■ 王征珂

秋天的野菊花,多么像
一个无邪的小女子
野菊花和你,都眼睛圆亮
都嗓音清脆——
把昏昏神,喊清白
把慌慌神,喊安逸
野菊花和你,向我捧出
比日光还要温暖
比金子还要宝贵的胸房
在秋天,在人世
野菊花和你,是两个
性情温良的小姐妹
祛除我的头痛病
疗治我的,间歇性茫然症

马栏河畔的白鹭

■ 周海波

秋寒落在半岛湾的河面上
秋风铺开远行的旅程
十里江湾的湖心岛上
白鹭们开始列队向南,向南!
有些白鹭选择留下来
留在马栏河畔
留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源头
从马栏河到汉江到长江
每一次长途飞行
都是命运的重组
每一次奔向光和温暖的方向
都是生命的重生
此刻,你光洁的羽毛
依然掠过碧波荡漾的水面
留白,在空旷的山野和蔚蓝的天空
惊呼!在云水之间一遍遍回响
无语的黄昏,落霞满天
岁月的创伤沉淀心底
你收拢漂泊的翅膀
但羽翼从未想过停止飞翔
迁徙,是生存的姿态
停下来是生命的厚度
在草木枯黄的浅滩上
站成一行孤独的诗句
在深冬的风里
盛开一朵朵洁白的雪莲
此心安处是故乡啊
留守在马栏河畔的白鹭
坚守一个冰冷的季节
为北归的孩子
守住一个温暖的家



主管、主办单位:中共十堰市委员会 本报地址:十堰市十堰大道6号 邮政编码:442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203004000003 新闻热线:(0719)8110110 订报热线:(0719)8658548 监督投诉电话:(0719)8687087 定价每月36.50元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单位:十堰日报社印刷厂